



## 母亲像一盏灯

□ 王正明

母亲叫朱学英,是民国二十三年暮春生的,属狗。那时候兵荒马乱,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不安生。可她落地那会儿,外公外婆的小屋里头,到底还是添了亮色。外婆常说,这丫头生得乖巧,一双眼睛像浸了水的黑葡萄,看人时怯生生的,又透着机灵。街坊见了,都要夸一句:“这女娃子,将来准是有福气的。”外公外婆听了,乐得什么似的,把她当心尖子疼。如今想来,所谓“有福气”,原不是一生顺风顺水。福气这东西,大约不是少受苦,而是苦里仍存一点亮、一点暖。

母亲后来的日子算不得顺遂,可她身上那股韧劲儿,便是众人眼中的福气了。

母亲是朱家头一个正经念过书的女子,念的是官办小学和初级中学,课本上的字儿仿佛跟她亲,先生讲过的,她过目不忘。那时候她梳着齐腰的长辫子,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,往教室里一坐,就是一道风景。初中毕业后,常有人来家里打听她的近况。外婆说起这些,脸上有光得很。

母亲书念得好,女红更是一绝。她的手仿佛有灵气,寻常布料到了她手里,就能变成合身的衣裳;简单的丝线,能绣出活灵活现的图案。我小时候过年的新衣裳,全是她亲手做的。那些衣裳上绣着小狗、小兔子,针脚细密得寻不出一丝破绽。

一九五二年,母亲刚满十八岁,经不住同校同学又是邻居的父亲穷追不舍,到底芳心暗许,嫁了过来。她到了我们家,知书达理,待人宽厚,祖父祖母很是喜欢。那时候家里做沙炒和榨油磨油的营生,做好了拿到店里去卖。重活累活都是父亲、伯伯娘们干,母亲就跟着祖父学站柜台。祖父说,五媳妇有文化,算账快,待人热情,是站柜台的好料子。母亲也争气,跟了祖父没多少日子,就能独自站柜台了。她待顾客周到,账目记得清

爽,店里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。后来我渐渐明白,母亲这一生,原没想证明什么。手边有什么,便做什么,做一样,像一样,做到让人无话可说。

没过几年,公私合营了。我家的沙炒作坊归了集体办的糖烟酒总店,榨油磨油作坊归了粮食部门。爷爷、父亲和两位伯伯都去了新单位上班,母亲却从此失了业。她倒没有灰心,很快就融进了大淖一带打芦席、窝积的队伍里。每天忙完家务事,就坐下来打芦席。她手巧,干活利索,编出来的席子又平整又结实。有时候为了多编几张,点着油灯一直干到夜里十一点多。我常听见父亲喊她早点歇着,她嘴上应着“就来就来”,手上却不停。父亲再喊,她还是“就来就来”。她打的席子,比专门打席的人还多,每月挣的钱比父亲还多。人生原无坦途,不过是走到哪一步,便把哪一步的日子过好。母亲从柜台后走到芦席堆旁,没有一句怨言。她大约早懂,日子不是怨出来的,是一双手、一针一线、一苇一窺做出来的。靠着这份勤劳,家里的日子过得比一般人家宽裕些。

日子好了,她也肯接济别人。街坊邻居谁家有困难,她尽力帮衬:张家孩子病了,送几个鸡蛋;李家缺米了,送两碗去。她帮人,从不说大道理。在她眼里,人活一世,本就是互相拉扯着过。你拉我一把,我拉你一把,日子才过得下去。

有这样一位母亲,我小时候的日子是幸福的。有一回父亲不在家,我闹觉,昏黄的煤油灯光影下,母亲抱着我,在房间里缓缓踱步,嘴里轻轻哼着:“摇啊摇,摇啊摇,一摇摇到外婆桥,外婆叫我好宝宝,请我吃块大年糕,糖一包,果一包,还有芝麻甜饼烧,吃得小嘴油又饱……”摇着摇着,我就睡着了。我穿的衣裳鞋袜总是齐整的,过年时候更有新衣新鞋穿。有一回下大雨,我穿了母亲给我买的蓝

色高帮套鞋去托儿所,一帮小朋友围过来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的套鞋,羡慕得不行。我还常有新玩具,有一回母亲花了两块多钱给我买了一只会翻筋斗的猴子。那猴子发条一拧,就翻着筋斗往前走,引来一众小朋友围观,我得意极了,觉着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。

可天有不测风云。一九六二年,母亲积劳成疾,忽然病倒,越来越重。父亲决定带她去上海求医。临走那天,母亲摸着我的头说:“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,妈妈不能给你炖蛋吃了,这两根油条就算给你庆生吧。在家要听爷爷奶奶的话,不要闯祸。”我看着母亲憔悴的脸,点了点头,胸口像堵了什么。是钱不够,还是医生无力,终究说不清。不久母亲拖着更重的身子回来了——她中风了,言语含混,口角常流涎水,人却清醒。有一阵子她躺在西屋里,我放学回来,常看见她半靠着枕头,望向窗外。窗外不过是蓝天、白云、青瓦,她就那么静静地望着。我喊一声“妈妈”,她转过来,嘴张一张,说不出囫圇话,眼里却亮了。有一天,小姨和大妹小萍扶着她往回走,经过大牛门口碾场,看见小妹小秋趴在石碾上玩耍。她一路望着小妹,头缓缓转过去,再慢慢转回来,泪纵横,满眼不舍。小妹才四岁,只懵懂地与她对着望。我后来常常想起这一幕。人将离去,放不下的不是半生苦辛,而是尚不懂事的小儿女。人世到头,能带走的,唯有牵挂。这病拖了约摸半年,她终于走完那段最煎熬的日子——身有病痛,心有牵念,放不下孩子,终究留不住。

母亲离开我许多年了,可她的样子一直藏在心底。她还是那么年轻,那么好看,那么勤劳、善良、坚强。人这一辈子,留给孩子的原不是钱财,也不是道理,而是一个人的样子;如何过日子,如何待旁人,如何扛住不易。这些,孩子看在眼里,记在心上,往后行路,便有了模样。母亲像一盏灯,照着我和两个妹妹往前走的路。灯会灭,但那股韧劲儿,早已长在心里,路也在心里了。

花了。乍一看是白花,仔细看看,每片花瓣边还有一丝丝嫣红,像美人娇羞的红晕,花心深处略有一点淡淡的红黄,花蕊不是常见的嫩黄,而是青色,真的蛮特别的。当时买了很多种球,我记不得是什么品种,翻开淘宝记录,方知是重瓣奶昔。

现在已然是最美人间四月天了,从十二月到今天将近四个月的时间,郁金香按照自己的节奏,慢慢生根、发芽、长叶和开花,不与水仙比快,不与风信子媲美,时机到了,尽情绽放。这就是不期而然,意外之喜吧!

想想我们自己,很多时候,我们用他人的标尺丈量自己,被别人的看法所左右,被别人的节奏所影响,被别人的判断所捆绑,被别人的评价所困扰。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护各种情感,如履薄冰地维护各种关系,去委曲求全,去妥协迁就,去取悦迎合。我们尽量做到面面俱到、不偏不倚。可是,再美的人总有人不喜欢,再好的人总有人不待见。反之亦然。一个坏人偶尔做一件好事,别人会说改邪归正;而一个好人偶尔做一件错事,就会被抹杀所有的好。世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不可理喻。如果我们活在他人的眼光里,那我们就永远失去自己,迷失方向。

不如,像郁金香一般,驰而不息,慢而有恒,坚持自己的节奏,坚守自己的内心,去绽放独属自己的美好!

## 不期

□ 刘志华

洋水仙也不甘落后,在水仙盛放的时候开始偷偷露出花苞,水仙凋谢了,开始竞相绽放。不同于水仙的小巧精致,洋水仙花瓣硕大,浅黄的花瓣,橙色的花蕊如喇叭状,鲜妍明丽。修长的叶子,亭亭的花束,养在矮底花盆虽然略显局促,但神情仍是落落大方、从容不迫。如果说水仙花是仙气飘飘的凌波仙子,那洋水仙则是雍容典雅的名门闺秀。

十几棵风信子也或早或迟地开花了,浅粉色最先开花,然后是浅紫色、蓝色。十几个风信子专用花器摆在楼下客厅的窗边,花开时,只见姹紫嫣红,粉白蕊黄,颇有花开似锦的样子。

只有郁金香一直没有动静,虽然也长叶,但没有同样土培的洋水仙长势迅猛;虽然也有花苞,但迟迟没有开花,更遑论风信子那样花开如云。深绿的叶子紧紧裹着护住小小的花苞,像羞答答的小姑娘一样,我还是好奇扒开才看到。二月份这样,到了三月,还是老样子。一开始,我还一日看三回,后来就慢慢失去耐心了。

再后来上班下班,忙忙碌碌,我也忘记这件事了。昨天下班回到家,有点渴,拿了杯子倒了一杯水,突然发现靠近茶柜的郁金香开

## 我的岳父

□ 张德国

岳父去世的前两天,还躺在医院里,在病魔的折磨与吞噬下,曾经身强体壮的岳父,已经瘦得皮包骨头。妻子俯身靠近他的耳畔说,“爸爸,我们带你回家。”他已经不能说话了,只是微微地点了头。

岳父于1969年应征入伍,所属部队主要任务是海上训练、救护、保卫海岛安全。服役期满,他退伍回乡,被安排在村里任职。岳父姓牛,亦属牛,骨子里有着牛一般的倔脾气,说话也是直来直去,难免得罪人,再加上不会溜须拍马,他的“官运”始终平平,直至退休也未有起色。可他对此毫不在意,酒照喝,烟照抽,整天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。岳父最喜欢喝酒,喝酒有时会误事的,为此,岳母没少和他争吵,可他像个孩子,今天保证,明天又忘了。有时,到我家吃饭,泰山大人自然是座上宾,在岳母“少喝点、好了好了”的念叨声里,我总会悄悄多给他倒上一点,好让他开怀尽兴。他也总笑着打趣:“女儿就是父亲的酒坛子,不到姑娘家喝酒,到谁家喝酒呀!”

退休后,岳父搞过龙虾养殖,也到厂里当过工人。虽说没能挣到大钱,却也平安顺遂,安稳度日。70岁以后,岳父明显老了,耳朵渐渐聋了,步履也变得迟缓。每到周末,我们都回家看看。午饭后,沏上一杯茶,他总会悄悄地摸出一包或是几支珍藏的香烟,与我共同品尝,翁婿俩东一句、西一句,话农时、谈时事,当然,谈到军营生活,他的眼睛里就会泛起光芒,语气里满是向往与自豪,仿佛又回到了那段热血沸腾的青春岁月。

回顾岳父的一生,很平凡。在部队,他只是默默无闻的小兵,坚守岗位,履职尽责;在村里面,他只是社会最低层的一个“小官”,勤勤恳恳,任劳任怨。岳父一辈子没有过惊天动地的业绩,但他也有值得“炫耀”的地方。

其一,岳父待人热情、性格正直。两件小事可见一斑。

父亲,您八十高寿了。八十年风风雨雨,八十载沧桑人生。父亲,您用那并不宽厚却无比坚实的脊梁,为我们姐弟三人撑起了一片晴空,让我们在风雨中安然成长,在岁月里安居乐业。

回首往事,您那为生计奔波的佝偻背影,早已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,挥之不去。为了供我们读书,您起早贪黑,风雨无阻。记得当年,您天不亮就拉着板车,从一沟大桥步行二十多里路至高邮面粉厂。您拉着一车面粉回去,挨个送到面点店。这是生活的重担,更是对儿女的责任。汗水浸透了您的衣背,风霜染白了您的双鬓,可您从未在我们面前叫过一声苦、喊过一句累。农闲时节,您远赴安徽收薄荷,去往上海卖农产品,足迹遍布四方,吃尽千辛万苦,尝遍酸甜苦辣。您常说:“再苦不能苦孩子。”正是这份执着的信念,让我们姐弟三人背着书包,走进学堂,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犹记初中时,我只觉家中负担太重,不忍父母操劳,一度想辍学。那个夜晚,您告诉我,读书能改变命运,哪怕砸锅卖铁,也要供我们上学。是您的坚持,扭转了我的人生航向,让我受益至今。

您不仅用辛劳为我们铺就求学之路,更言传身教给我们立身之本。“做人要正直,待人要善良”,这是您挂在嘴边的教诲,更是您身体

力行的准则。邻里有难,您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;不义之财,您从不贪图半分。您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:人可以清贫,但志气不可短;能力有大小,但良心不可丢。这些朴实无华的道理,如种子深植心间,伴我们走过人生春秋,成为我们一生的行事准则。

您的爱,从不张扬,却深沉如海。小时候生病,您焦急的眼神是定心丸;考试失利,您鼓励的话语是动力泉;远行归家,您默默站在村口的身影是牵挂。1990年,弟弟远赴苏州求学,不久一封家信寄回,字里行间满是思乡之苦。您读着信,泪流满面,连夜赶制了家乡的小麦焦屑,次日便匆匆乘车赶往苏州探望。那些不为人知的温柔,汇聚成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。如今,我们都已长大成人,可在您眼中,永远是那个需要您牵挂的孩子。每次归家,您总叮嘱我们要好好工作,对得起薪水,对得起良心。弟弟走上领导岗位后,您更是时常教诲他要清正廉洁,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干部。

父亲,您辛苦了!感谢您的养育之恩,感谢您的教诲之情。您给予我们的,不仅是生命,更是立身于世的精神脊梁。

其二,岳父格外注重子女的教育与培养。他与共和国同龄,最多只是初中文化,但他咬定一个理,上学是孩子最好的出路。在家庭不富裕的时候,为了供我妻子姐弟俩上学,他把刚收回的黄豆、圈里的猪都卖了,大有“再穷也不能穷教育”的气魄。妻子姐弟俩也不负众望,都考进师范学院,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。每当逢年过节,大人、孩子们团聚的时候,岳父总会兴致勃勃地谈起他的“教育理论”,讲述他卖黄豆供子女上学的往事。他对小辈们承诺:“你们要好好学习,要有决心考大学、考博士,考上大学的,我奖励一万。”后来,我和妻弟家的孩子都考上了大学,他也没有食言,一人奖励一个大红包。孩子们笑得像朵花,他的脸上也洋溢着藏不住的骄傲与幸福。

父亲,您辛苦了!感谢您的养育之恩,感谢您的教诲之情。您给予我们的,不仅是生命,更是立身于世的精神脊梁。

## 父爱如山

□ 陈甄蓉

力行的准则。邻里有难,您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;不义之财,您从不贪图半分。您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:人可以清贫,但志气不可短;能力有大小,但良心不可丢。这些朴实无华的道理,如种子深植心间,伴我们走过人生春秋,成为我们一生的行事准则。

您的爱,从不张扬,却深沉如海。小时候生病,您焦急的眼神是定心丸;考试失利,您鼓励的话语是动力泉;远行归家,您默默站在村口的身影是牵挂。1990年,弟弟远赴苏州求学,不久一封家信寄回,字里行间满是思乡之苦。您读着信,泪流满面,连夜赶制了家乡的小麦焦屑,次日便匆匆乘车赶往苏州探望。那些不为人知的温柔,汇聚成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。如今,我们都已长大成人,可在您眼中,永远是那个需要您牵挂的孩子。每次归家,您总叮嘱我们要好好工作,对得起薪水,对得起良心。弟弟走上领导岗位后,您更是时常教诲他要清正廉洁,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干部。

父亲,您辛苦了!感谢您的养育之恩,感谢您的教诲之情。您给予我们的,不仅是生命,更是立身于世的精神脊梁。